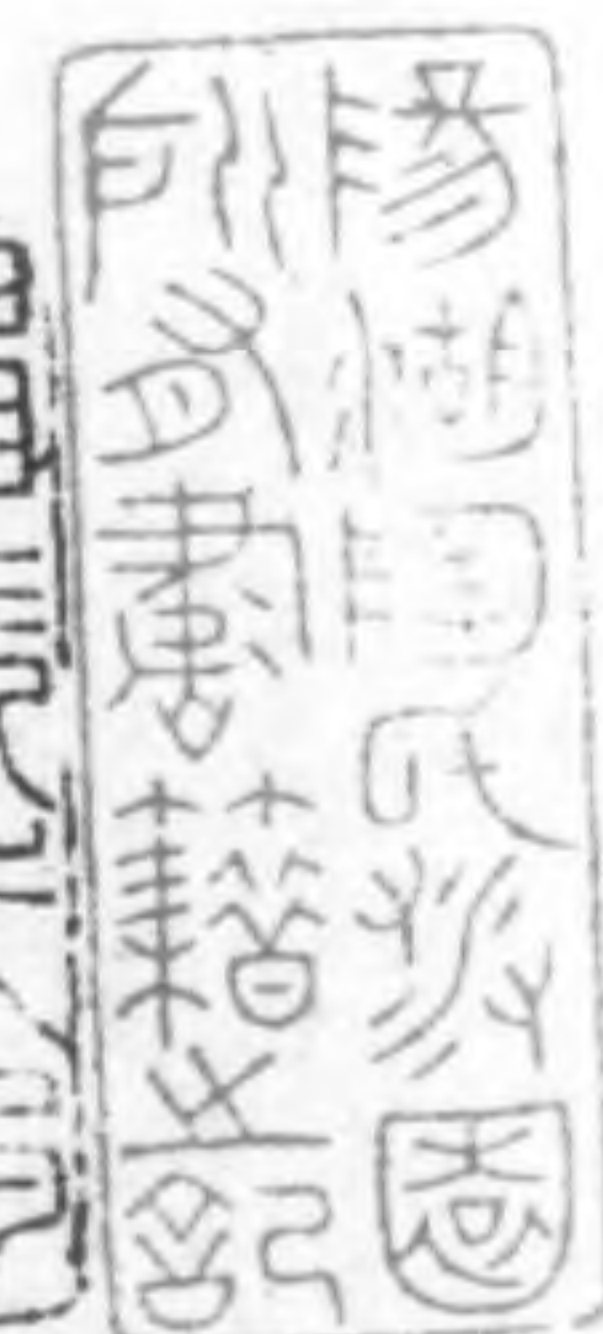




浩齋過先生語錄序



先生吾邑道德士也姓過氏名

源字道源浩齋其號也自少英

偉不凡穎異日發日記萬言終

身不遺八歲問其父石泉先生

曰聖賢之學何學也石泉曰心

學也曰何古多而今少耶石泉
曰非有古今之殊在人為之則
至於是勵志聖賢之學脫去凡
近匪由師友洞達妙奧類多獨
特之見不為空言辭未安雖六
經有所不取辯未當雖先達有

所必更惟揆諸道不狃見聞故
窮幽極深闡微以著識照古今
學貫三才發為言則竒俊雄渾
清越瑩徹義理淵微浩乎無垠
莫探其蘊與程子同時而不與
程子同見易傳一書尤不滿意

乃作本旨以正其失柰何天不
佑道竟厄于火後世鮮傳易道
終悔惜哉然道不行于時名不
播于後蓋由高尚其道神交千
古悼世汨沒少許稱可周程張
邵以下諸儒鮮當其意故賢者

惡其峻不肖者惡其厲又不與
程子相聞而高弟常以德早卒
此所以有德有言而泯傳者也
癸卯秋予道經嘉麓老友過紹
古邀予于家出其龍圖章偉陸
時所編從祖浩齋先生語錄二

言錄序三
卷及文集十卷希聖三論禮記
刊駁古樂元旨君誥十篇臣誥
十篇皇雅百篇復古二十論性
善補偏五論家範二十篇示予
予閱之驚嘆曰世乃有斯人耶
漁洛之儒不是過直與太極西

銘遺書相伯仲可也紹古曰文
集秦觀序之詳矣獨語錄缺非
子弗能昭其潛德毋辭予非能
言素不輕序恐艱于實若先生
者可無愧於序矣予雖不敏其
何以辭嗚呼學者無徒付之空

言

宣和五年癸卯秋八月望吉

臨川溪堂謝逸無逸序

二刻浩齋先生語錄引

言有足以行于世者謂之世訓
言有足以傳于家者謂之家訓
如吾祖浩齋先生之言是予一
家之訓也冥亦一世萬世之訓
也先生丁宋文運之盛力行好

言錄卷一
古身任斯道之重與程子同時
而所論不同此其中大有所見
者非苟爲異已也所著有易傳
本旨禮記剏駁見經之翼焉古
樂元旨見律之原焉皇雅百篇
見詩之裔焉君誥十篇臣誥十

篇見朝廷之式焉希聖三論復
古二十論性善補偏五論見心
性之淵焉家範二十篇見倫紀
之序焉其餘日與門人譚經論
道語錄數千言俱可與周張諸
儒並流天壤宋宣和間紹古公

脩刻諸書行于世迨南遷以金
元之亂兵火之燄烈于祖龍而
諸書燼矣予忝先生遺脉且暮
高山景行以嘉靖初年任壽昌
學政因博求先生全書乃僅僅
得語錄二卷蓋亦存什一於千

伯者予雖不無杞宋之恨而得
讀斯語亦儼然若趨而過庭時
已其上卷自窮理迄廣王子下
卷自易論迄學庸定本其中闡
性通靈參經緯史揚古商今皆
先儒所不能言夕秀所未嘗啓

予幸其文未喪道未墜因是校
而梓之噫世有鄴架金樓青緗
綠帙能藏先生之全書者予無
憚糜軀酬之而為子若孫音容
雖邈格言凜凜在也時為佩帶
書紳則先生之言行自一家始
由是以公及天下後世庶幾哉
成是家訓而成是世訓庶幾哉
無負先生之志

告

嘉靖癸未歲仲春月朔日

十二世孫郝謹謨

三刻浩齋公詒錄序

宇宙間所不容泯者惟道而道之
不至泯於宇宙間者惟此明道之
言言而本諸道無論長篇鉅牘如
江如河即單詞隻語具是聖賢遺
訓亦可與宇宙共為不朽故令人讀

古人書印見古人之道而繩其武遂
令宇宙間世有名言印世有真脉
茲以不肖而繩浩齋公武則本其
世統而襲其道統尤易、者然公
之道著于所論述其長篇鉅牘
如易經本旨禮記刊駁古樂元旨

皇雅百篇性善補偏君誥臣誥漢
古希聖諸篇家範各卷悉根自
身心體驗而彪為翼經緯傳蓋此
之謂不朽宋宣和時紹古公備刻而
傳之予將謂世、得讀其全書而
偕澹洛諸家並被弦誦詎不偉哉

言金尺二
顧宋允之交屢經兵火而燼豈彼
其時天尚未欲理學大明而不許
人人涵詠聖涯者耶

昭代壽昌公歷訪求而刻有謄錄
二卷是殆古聖賢有靈令遺訓復
彰而虬甲麟毛自是精光不可磨

滅也乃無何板又以燼豈天地之精
華終當秘惜而上帝竟遣六丁取
而去耶不肖生也晚去公日遠僅得
其手卷謄錄數十條存素赫蹄
之上雖寧有賢蹤而金絲之感去
缺之嗟不肖深悼之已用思終佑

者既成正罔缺而繩武者任其溼
沒無傳安所逃罪爰是命工再梓
俾單詞隻語得與長篇鉅牘同
一功用則不肖又深願之已雖然聖
賢之道統在寸靈也乎在尺素也
乎公所遺語乃以心而會道以道

而互言公之心百世如在不問書之完
缺也予輩誠有志于道而羨牆見
之則得公一二字子孫千萬禩用之
不盡矧茲錄尚有數千言乎哉公
之大較謝溪堂公會淵子公暨予
高大父壽昌公贊述頗悉不肖何

是為公重而不肖、言之者蓋非
徒以見予家之世統、乃以鳴宇宙間
不泯之道、統亦非徒表予輩紹祖
之心、乃以著公為聖賢以衍世教之心
萬曆乙巳季夏月浣日

十六世孫繼美謹識

目錄

上卷

窮理一段 三節

學一段 五節

志才量學一段 六節

心一段 四節

性情一段 二節

仁義一段 五節

道理一段 四節

天文一段 五節

文一段 五節

史一段

兵一段

居官一段

綱常一段

禮樂一段 四節

詩一段

論語一段 二節

大學一段 二節

中庸一段 五節

孟子一段 二節

周程一段

張子一段

論門人一段 三節

却王黃一段

復古一段

授常子一段 四節

答常子一段

憫常子一段

廣王子一段

下卷

易一段

書一段

詩一段

禮樂一段

春秋一段

論聖賢一段 九節

論諸子一段

論史總十四段

題辭一段

統範一段

書目或問一段

大學定本一段

中庸定本一段

實錄一段

附神龍贊

古烈章

祖光賦

目錄畢

浩齋過先生語錄上

從孫勗紹古刊行

過子曰人終身只是一箇窮理元不分知行
行之至知之極也

窮理極至見得義理自然精明自然純熟
不待強求力索

人之一心萬事轉轉代變吾前不有以基
之曷有以處之基之維何曰窮理也窮理

之至聖可企矣豈特事來不懼而已哉忘
機子曰專於窮理而不力行可乎過子曰
力行而昧於窮理者有矣未有窮理之至
而不能力行者也知而不能行必其知有
未至也夫聖學一貫內外無二知亦行行
亦知也忘機子曰窮理非泛然得之也六
經諸書之浩汗萬事萬物之紛錯將何以
至將何以入耶過子曰學庸論孟以立吾
心之本也六經以立吾心之極也諸史以
盡吾心之變也諸子以廣吾心之識也萬
事萬物以盡吾心之宜也何患其無入何
患其不至哉特患人不體之耳苟能體之
則愚可明柔可強至則與聖賢同歸矣特
患人不體之耳

過子曰學不可執偏見偏則固而不通又不
可無定見無定見則為衆所惑

學不貫天人不足言學

讀書當求聖賢之心攻己之蔽變己之質
必求至而後已毋徒奢富以自離

子嘗謂門人曰人讀書不過復本心之初
而已皆人所固有吾非有所加於汝汝亦
無所求於我也反而求之則初復矣

子嘗舉古詩以警學者曰敏達不足恃好
一學乃有成所以孔宣父讀易三絕韋

過子曰志以有為才以輔志量以宏才學以
充量志如非才則僨才如非量則卑量如
非學則夷四者備而天下罔難處之事罔
難決之疑罔難理之核罔非辯之惑罔異
道之眩矣

人患自狹其志弗能通透洒落泥于一隅
弗能超出牢籠

才充本乎德盛才索由於德涼

近江齋言錄
聖人不自有其才故聖衆人自喪其能故
愚

後世賢才皆是血氣上用事不能脫去流
俗以仁義輔君此治所以終有愧於古
子弟有英銳之氣者父兄當作成濟其不
及不可沮喪沮喪反賊其質害其志亦為
不善養也

過子曰心本廣大人自小之本高明人自狹
之本澄徹人自濁之本虛靈人自昏之
心無妄思惟誠惟一
心中常教淨潔勿使一毫雜念汨其間
心不可多思亦不可不思多思則遲疑不
思則粗率

過子曰性中元無一物清明虛徹有物由習
非性使然也

情發乎性由於性則明明則聖任乎情則

蔽蔽則愚

過子曰私克近仁私盡仁至

人能克去私欲則仁復矣此所以欲之則至也

處事以義不以利以公不以私自至乎中無過不及

事出於激中人可企處極其精非聖弗能義之所在勇往直前不為利撓不隨衆見

過子曰隨處皆道不必求諸遠

道大無外天地乃道中一物道微無間一

物皆具是道

體認天理

天理人慾公私邪正也

過子曰天無一息之間人當亦無一息之急天有間則非天人有急則非人又曰天惟剛故覆物不替人惟剛故特立不靡黃希

魯曰剛則必折過子曰剛健中正何折之
有惟弗中正是惟以折

龍圖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何也過子曰不過言一歲三百六十五日
零二十五刻爾龍圖曰與堯典三百六旬
六日不同過子曰堯典舉其成數此則舉
其實數

常以德曰月中之影或謂兔或謂山河何
說為正過子曰兔影是也若是山河則何
以有兔形以德曰月中何以有是過子曰
只是陰陽精英之氣成耳

日月是陰陽之最盛星辰是陰陽之次盛
鬼神充拓宇宙形色萬彙變化消盈前乎
往古後乎方來莫測其朕莫窺其能莫並
其功

過子曰由乎道而發乎文者其文粹由乎文

而不由乎道者其文駁

理融文高理暗文窒

作叙不可虛美必要有警策寧得人難無
得人易寧得人竒無得人賤

叙事多則冗而不暢簡則窒而不通惟中

為止矣又曰叙事欲明行文欲活

門人問文過子曰為文當肆其胷臆不以
人言而改其素但要當理不可浮麗無實

過子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古之制也國語

左傳史記興而史法壞矣古制泯矣後之

作史者復古為可也又曰吾欲取古今之

事立為編年以倣右史類古今之語立為

大紀以倣左史故沿革猷為之畢陳善惡

興亡之彰著簡易周悉一洗固陋庶學者

有一定之見至當之歸

編年大紀二書適
成為一僕盜之而逃

過子曰王者之兵以義動以仁洽以嚴一以

禮節故出無敵於天下後世動不以義惟
權謀術數相尚視下而草莽不復知有王
者之兵惟充國孔明近是

過子曰立心厚持已廉待人恕事上欽處衆
公馭惡嚴此居官之六法

過子曰三綱五常學者之明仕者之行惟此
耳舍是則學非其學仕非其仕矣

過子曰禮以節情樂以洽性無禮則情放無
樂則性昏此古人所以不可斯湏去身也
世于禮任乎情樂淫乎性此所以日見其
離而罔全德矣

禮也者不可一日離也離之而夷狄禽獸
禮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會極純精真
聖人之遺言非後儒之可及

常以德曰樂之亡久矣先生欲求聲氣之
元當以何者為據過子曰以長孫無忌三

通雅齋詩錄
寸九分為據司馬九寸乃蕤賓也非黃鍾也
也以德曰諸皆以九寸為黃鍾之管先生
以為蕤賓之管何也過子曰黃鍾極清一
陽之始蕤賓極濁積陽之極安得以老陽
之管而為一陽之少乎此吾所以斷其為
誤而以三寸九分為正也以德曰黃鍾至
尊不復為他律役曰此九寸之誤也三分
損益隔八相生循環無窮生生不已非知
道者孰能識之

陸時問曰詩三百篇以後杳無繼其遺音
者何居豈其質不若古而然哉過子曰非
其質異乎古所習異乎古也拘於對偶而
戾乎性情務為新奇而遠乎理義千載英
傑溺乎其中無能覺悟正其昏迷反其本
真此詩所以晦秘日甚鬱而不章寡而靡
和者其以此與又曰吾嘗有志於斯愧無

古人之質無古人之才無古人之學而欲效古人之為多見其不自揆耳雖然古此性情則今亦此性情古此理義則今亦此理義性情理義既同則所發亦無不同矣又未可以自昧也時曰信如先生之言則今詩盡可廢而無一可取乎過子曰今人之為俳優之類也間微有可取亦不能出乎此者也何可並古而得不廢哉何可並古而得不廢哉

過子曰有子論孝弟意已盡矣下忽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分明不相續別為二章可也又曰論語有子曾子子貢子游子夏皆宜削去類為一書庶不混聖言

一貫者太原也非積累弗致非幾聖弗與也忠恕者學者之致乎一貫也要其極弗

二也又曰一貫夫子化魯子之妙忠恕曾子啓學者之機

過子曰大學一書皆格物之事也故格物則無事矣格至也至其理也夫理也者非外也吾心之固有者也

過子曰中庸明道之書也至道則無事矣

中庸與繫辭相表裏

中庸致一之道

和者無所乖戾庸者不立孤竒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此章人多失其本旨不知物與終始之義蓋物者人也始終猶言徹首徹底也言誠為人之首底無間而不誠則非人矣是以君子貴乎誠也

過子曰孟子求放心之說可疑桃應之辯未當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故者以利為本此言欠明白資質偏者或未喻何不言天下之欲知性者求故而已故者以順為本利字起人疑黃希魯曰易曰利者義之和亦不可乎過子曰有義字在忽然說箇利字雖是順意何不言順字較明白不起人疑不然是或記者之誤

過子曰周子曰主靜程子曰主敬皆無下手處故學者莫若窮理理明則物不能撓而自靜自敬矣若先以靜敬而不窮理恐其流於空窠是以君子立言不可不慎

過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等言語是張子見得到處只喫力終弗純粹

常子初見先生頗恃聰敏不肯專意問學

過子厲聲曰聖人生知尚韋編三絕汝何
自暴自棄常子聞之若喪其軀於是夜不
就枕者五年而學以大成
常子一日呈所註政論及孟子講義過子
閱之嘆賞不置既退謂黃希魯曰常子之
至吾無間矣汝等弗及也

過子論袁自昭曰觀子天資明達看得容易
恐難持久不若章偉終有成又曰黃希魯
心逐於外欲速成名此其大病若向這裏
做功又非袁子可及

忘機子黃清齋勸同遊閔洛校程張邵之
學得失過子曰斯時太平非春秋比何為
學縱橫不自重其道彼數子之學復初而
已矣奚其校二子遂不敢行

過子復古論成謂門人曰如有用我執此以
往太平可期也

過子知道不行于時乃以遺書授常以德曰
吾道寄于子矣

常子寄論道三書過子答之曰所論道三
書非實見得者弗能道也於斯益見賢弟
用心精密但體之真我立數句冥索太甚
更益養純不必求諸遠熟後自得耳

黃子頗就實老夫極力扶之恐溢外耳賢
友早來切磋庶幾可望也

古樂元旨賢友為整頓否若失據所得寄
來惟道不必拘分也

黃鍾九寸之誤吾嘗與賢友辯之忽所據
若此豈混於襲故而弗悞耶三寸九分雖
聖起弗易也於斯有得則本元徹矣亦不
待辯也其試思之

常子訃聞過子哭之慟曰吾道窮矣無復
有如常子明睿者作詩百絕以哀之

袁自昭問事親之道過子作書以廣之曰
天吾粹也親吾形也尊焉全焉乃成身焉
不得乎天不可以為子能踐其形則無愧
乎天

榮于體奉孝之末也承不違志仁義以揚
孝之大乎

故噐父見化舜其融焉親安于奉久悅弗
惰曾其全焉變戾為良視死而歸求得于

彛勁其超焉

嗚呼孝者古以為常今以為異古皆可旌
今獨杳傳不以天事親而欲比隆於舜曾
勁者鮮矣

門人饒君敷註曰一節言人得天親萬
理百駭而人當尊乎理全乎形求無愧
忤乎天親乃成身也二節言渾合之理
事天所以事親事親所以盡天非判然

不同親自親天自天也三節言榮貴口
體人爵也事親之末承順不違父母之
志仁義以揚天爵也事親之本孝之大
也四節言聖賢盡天之理以事親匪若
世之事見以人也五節重嘆古今之殊
而無繼舜魯勁之後然欲求如舜魯勁
舍仁義矣以哉不然則終于今而已矣

右門人永新龍圖次錄

上卷終

浩齋過先生語錄下卷

從孫勗紹古刊行

過子曰易有三易雖上古聖人取類不同其
致一也後世之易乃周易而二易不傳矣
吾獨惜孔子不取與周易並遂使二易之
精蘊不見而學者無以知上古之用意矣
又曰後之解易者皆不得其真主卜筮以
方技亂主義理以老莊亂類無益之說也

惟程傳主義理屏卜筮黜老莊似矣然自
為一書可也非本經之義後之君子果有
深得其奧與抑或易道之難與抑或有所
待與不然何千四百年而無異於斯也吾
甚為世道一慨又曰吾欲作易本旨以正
諸儒之失以發四聖之蘊大備一家之言
豈非千古之一快乎但今未暇使天倣我
二十年必能成書但未知天肯副吾願否

過子曰古書千篇孔子刪為百篇遭秦火僅
存四十九篇中間脫落頗多時義有可疑
有如滔天呪咀之類武成等篇錯亂尤甚
雖更後儒定正亦有不如意處諸家解者
皆支離不明大旨間有得亦未瑩徹不能
不待後之君子

過子曰詩三千餘孔子刪為三百十一篇後
世此義不明而學者以箋註求詩大旨箋

如以意逆志深得其妙孟氏以下寂無其
繼者何與盖不體諸身心而惟求諸外此
詩所以日晦也

過子曰六經之殘莫甚於禮樂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與夫聲氣之元樂器之數皆缺而
弗全純駁相半如三無五起儒行皆非孔
子之言陋儒附會之書宜削之以還純全
無使穢雜於其間

過子曰春秋幸無遺失盖天所以佑斯文也
但傳者穿鑿聖書無能得其要領惟伊川
近之但欠發越若論其理則非諸傳所及
過子曰臯陶之學極純粹虞廷諸臣未能或
之先也伊尹見道分明才氣弘肅故其當
大任而不疑處至變而不惑

孟子才雄學直截只是費力無涵蓄意思
曾子才不逮孟子而用功深力行至首尾

透徹又非孟子之可及

伊尹之言精切傳說之才散膩召公之嚴切孟子之雄辯雖遇時有不同亦所具之才然也此可見大而未化

顏子才粹學邃精神高力量大龍圖曰比孟子何如過子曰孟子宏矣而未邃也若得孔子漸磨則到顏子地位顏子不死則到孔子地位

子思才剛明學精深深探聖奧蓋所謂入室者矣

箕子之學宏深典奧張子似之但未純耳又曰周子之學似子思明道之學似顏子伊川之學似曾子

邵堯夫之學高矣惜其以數而不以理比曾點則過之比周程張則不及若使從理雖明道何以加諸

過子曰讀子書當取其合道之言而畧其背
道之論混而無別珠目兼收非惟無益而
反害之此學者所以貴善擇也故觀離騷
則見其忠誠激切而不能已辭雖怨而愛
君之心盛憂國之念深出於自然而非勉
強惜乎過中而太迫者與此所以不合於
中道也觀莊子則見其蕩傲竒俊時有至
理之言而不可易其狂而無依者與觀荀
子則見其議論浩發雖駁於道然以利以
身以人等言亦不可廢所謂多學而偏蔽
與觀董子則見其渾純雅正雖得其大意
然精神或有不逮發越或有未盡乃諸子
中之最純未可以是以少之特責其全耳觀
揚子則見其旁識盈虛沉潛味道太玄之
作得失相半失身莽朝空言奚補其學而
無識乎觀新則則見其議辯腴越時小駁

亦未甚觀中論則見其冲淡純雅似亦近道然時有出入亦不識為古人觀王通則見其旨趣高遠深達治道然用浮於中體其味乎觀韓子則見其雄華俊偉原道之作其識而未盡與觀劉蕡則見其激切痛快明白深正徒抱濟世之才而無聖哲之君惜哉其餘或得或失求其粹然無疵者鮮矣此所以不能與於斯道而為聖人之

徒與

過子曰漢高帝人皆稱其寬仁大度吾獨以為天下之至隘者規模宏遠暗與道合乃其隘中一點寬大透徹所以能用人所以能聽諫網羅豪傑皆由此一處也不然則愚人耳若論其才遠拜諸將之下又曰高帝夷滅諸將殆盡此其甚隘者也蓋其智識不明不知天命有真而自以為人力可

致後世惟我

藝祖能知此義曰有

天命者任爾為之不爾禁也高祖若知此
義則其隘可少貶哉

過子曰文帝天性仁厚致民富庶然不能興
禮樂而好黃老任權數有一賈誼而不能
用人皆惜其無真儒以輔若得真儒必能
致三代之治吾獨不然當時才子尚不能
用况真儒乎雖使孔孟復生吾知狃於所
習而不能有為不用必矣何三代之能哉
文帝在漢最為賢君後世亦鮮及而所就
若此吾甚悲世道日夷天下無全人斯民
不見德惜哉

過子曰昭帝天資明敏篤信賢輔若得真儒
以佐則三代可復柰何世無真儒時之不
競斯民之不幸矣

過子曰唐太宗才以有為而識量不足見義

不明而彞倫多缺方之隋晉則過之方之漢室則不及

過子曰子房特智謀之士於大義畧明進退可觀比漢初嗜利之徒差勝若謂其有儒者氣象程子獎之太過他何曾夢到這田地章偉曰程子特許其有儒者氣象非實有也但氣象似耳過子曰甚哉汝之蔽也有儒者之實行故有儒者之氣象無儒者之實行豈有儒者之氣象哉而汝之見則凡稱氣象者皆非真有也於是章偉慙而退自悼失言者累日

過子曰蕭何漢室之鄙夫吾道之罪人也被繫而不能遠引貪位至死不釋以利事君非漢之鄙夫乎八關獨收圖籍而不及詩書遂使楚人一炬士無全經非吾道之罪人乎

過子曰魏相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其善為國
謀矣然已因許史以進已自壅蔽其君了
何其不善自謀耶或曰欲屈身以行道耳
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也

過子曰武侯進退明氣象偉惜學駁耳使充
之以純粹則可以與伊呂並駕若論後世
人才則皆拜其下矣

過子曰孔子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
戮又曰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祖思
昧焉宜其見殺於勃勃

過子曰祖士稚有撥亂之才有必為之志惜
量狹耳戴淵來統相與共成大事可也不
然則委身而去功業之不就天也何至憤
惋而死同於匹夫不學之過也

過子曰人之詐難明也如高歡毆允折齒似
誠矣恐其醒而遽領之此特兆之愚昧若

遇明哲則其計不能施

過子曰甚矣知人之難也光武器龐萌而萌
叛武侯任馬謖而謖敗文貞薦君集而君
集反此所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學者不
可不窮理也理窮則明明則處之各盡其
道而不違其長鮮有敗事不明則暗暗則
使之違其長而用其短未有不敗者也如
光武武侯文貞明智有餘而窮理不足此
其所以失也

過子曰陸宣公之學純正黜功利明仁義惜
未廣大於進退稍愆

過子曰五代史書嗣源反蓋得春秋之意張
耒譏其太過謂嗣源無取國之心予辯之
曰若嗣源不擁兵臨汴莊宗何以被弑縱
為諸將所逼獨不能死乎既不能死而又
不逃歸道其本意然後發兵討之於義得

矣計不出此而擁兵近郊縱使其心如湯
武亦不能逃篡弑之罪也

過子作家範題辭曰天下無善治齊家無善
道也顏氏以異世俗以功人心陷而罔知
純風漓而莫振士無全人學非聖學皆由
于此吾甚懼焉爰述所聞畧倣書體作家
範二十篇釐為四卷曰立孝曰效忠曰厚
同曰刑配曰洽族曰穆衆曰求師曰審友

曰正己曰接物曰防微曰遏非曰立誠曰
去偽曰戒慾曰歛盈曰闢異曰崇古曰畏
義曰節貪大畧主仁義黜功利屏異端與
夫彛倫物已用功靡不備萃藏之于家非
敢求諸人也嗚呼子孫誠能履之則能以
仁義淑身以仁義淑身則能以仁義齊家
由是立朝則能以仁義輔君而致雍熙之
治漢唐云乎哉

祠堂尊訓堂新成過子鐫所編家範二十篇
于石諸子侍側時與希魯時茂自昭亦與
過子口述統範曰嗚呼嗟汝承母茂常銘
厥衷訓罔訓惟我咎行罔行惟汝羞戒哉
罔鳩于慾罔恒于暴罔傲于長罔文于過
罔涵于酒敗乃德罔婦言是用亂乃常罔
以勢凌人惟謙惟虛惟道義是重以克永
世嗚呼慎哉家之昌由于一人家之敗亦
由于一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夙夜匪懈
聿昭祖訓脩乃身正乃心習于正罔不正
習于非罔不非嗚呼懋哉思蓋乃愆惟善
是圖日宣庸彛終勿以渝光于祖宗澤流
後世懽哉毋替既已謂諸子及時等曰宜
謹識之毋徒視為虛文

過子方類次諸書或人問之曰子積書富矣
將以為子孫身心之益抑以為獵博之具

媒利之資曰以為子孫身心之益也或曰
請言其要曰六經書史所以治心也子集
詩賦所以宣意備遺也姜葛諸書所以衛
身也農岐諸書所以養身也天所以覆身
也地所以育身也知經書史則心之病澄
知子集詩賦則意之蔽宣心之遺備知姜
葛則身不罹于凶知農岐則身之病屏知
天文則不戾知地理則窮其自凡此皆為
身心而設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上自天
子至於庶人不能外是以立外之識無以
充量無以廣昔道武問李元曰何物可以
益人神智對曰惟書可以益人神智是知
書之不可不積必讀之有要而擇術不可
不精也特患乎玩學喪志泥不擇善或假
以文縱橫或藉以資奸志故通經史而傲
物究子集詩賦以逆意治葛姜以為亂攻

農岐隕厥躬明天文眩愚惑識地理以災
邦此皆生民之蠹吾所甚疾者也後世其
敬慎之善用則忠臣孝子皆由是出不善
用書肆而已竟何益於身心哉若徇偏不
變蹈世之非墜厥宗喪厥身矣吾家素儒
代不乏人英賢迭出子孫能企前脩遵祖
訓則吾亦有光矣庶不負吾積書之苦家
振身榮而宗輝矣奚爵富之榮蓋將以道

德為榮如王韓勉人讀書以媒利為先吾
非所願後世其毋效取法於中不免為下
其深辯之或曰子分諸書為綱目何居曰
此無妙理特目錄而已何足論或曰事必
有理也今子分為三綱六目必有至理寓
焉不然何綱目之名曰汝何以言或曰昔
人類而為四當代稱其善今子分為三綱
六目時或不取焉者何支離之甚而求異

於人耶曰昔為四而今為六一也而非二也夫六目所以應天地四時而紀之耳非他也或曰三綱之設不幾於虛乎曰象三才而總之耳或曰四時之義何取曰和氣流盈萬象充茁渾渾融融故經書史以之殷氣腴燁品彙振發克克勃勃生意盈滿故子集詩賦以之風氣肅翕甲折凋天匪植能舒故兵以之闔闢貞固群物以歸閉

妙實彌故醫以之或曰邵堯夫以六經配四時陰陽而子以諸書分四時二氣何穢雜之甚耶愚恐其不合於義也曰康節以六經配四時陰陽今吾以諸書分四時二氣奚為其不可哉或曰經書史如春似矣敢問三者果何取類乎曰不過言其似耳非相配之義且此書特吾家傳非敢以式人也何致汝之深辯哉亦且不必辯也或

曰取類愚既聞命矣敢問佛氏之書不與
何也曰不經之談道之大害亡國亡家之
本也吾甚惡之如顏之推家訓惟佛是尚
貽謀不臧何以範後靡俗夷倫顏氏子孫
泯泯無聞蓋謂此也不如無之為愈又蓄
是書是效尤烏戾先儒之訓敗子孫之行
而又翼之為生民戕何其為善貽謀而為
聖門之罪人矣寧死不願聞子孫蓄此書

信斯術也或曰佛氏明心見性似亦可取
子以為亡國亡家之本亦何至於此耶曰
棄親絕祀廟不血食非亡家乎身居億兆
酷於其道紀綱混淆戾氣感召宗社丘墟
非亡國乎或曰子不蓄佛氏之書而子集
詩賦天文地理兵醫宜皆屏絕一於經書
史為正可也何收此而遺彼一矛一盾而
執一己之見亦有佛氏之害而子徇而不

悟耶曰汝何泥之甚哉先儒稱人之博以
天文地理子集詩賦兵醫無不窮究下至
卜筮子說亦皆貫熟未嘗言通佛氏之書
若果大道先儒何不窮究後賢何不稱美
何反欲火其書何如極闢其說疾之如仇
惟恐亂真故誦其書無以明智得其道適
以亡身紀其實不足稽古奚得與諸書並
哉或曰佛氏之害而子棄之似矣申韓孫
管之書而子取之非害乎曰申韓等書固
足為害但欲考其所為之意思其得失之
由觀其亡身之故見惡則懲而已豈佛氏
之宏大淫肆似是而非無智無愚皆溺乎
中淪人之深者比哉故申韓膚淺易見其
術窮其說卑其闢易變而善之存乎其人
也

右門人白城章偉次錄

學庸定本

過子曰大學程子雖嘗表章然錯亂無倫讀
者茫無所入今正之以俟來哲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云云至此以沒世不忘也所謂致
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
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
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子
曰聽訟吾猶人也云云至此謂誠於中形於

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富潤屋云至彼為
微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
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

過子曰此書首五節三代相傳之書孔子舉
之以詔後曾子述之以作傳也次四節釋
明明德三四節釋新民四五節釋止至善
五三節釋格物六三節釋誠意正心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並以古本為正適忘機
子黃清齋至問所正何書過子出以示二
子曰是吾志也然缺傳註頌子為之以教
來學過子曰曾子之釋非傳註乎二子曰
如子之言六經語孟亦無傳註可乎過子
曰予非欲去之也但諸書無傳固不可無
若大學曾子釋之極其切盡精玩自明白
直截不必傳中添傳二子曰物有兩節屬

首章如子更之何居過子曰於上下文無所屬而又非一人之言必曾傳無疑二子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何也過子曰惟聖人然後能始終本末而徹之耳其次豈可以躡等而不知務耶故夫事物之繁難盡極也非得其要不足與能學者必由始及終循本至末然後不離于道以漸進于知止則知之功至知之功至則定靜安慮得

而行無不至矣特患乎不深造耳不患乎不能行也二子曰引孔子之言何如過子曰此以明上兩節之意也然孔子能使民無訟者以其窮理之至而大畏民志耳二子曰格物既盡知行而下又有六者不幾於贅乎過子曰皆格物之事也誠意所以誠此也正心所以正此也脩身所以脩此也齊治平所以行此也統而言之皆知也

分而言之誠正脩知也齊治平行也又分
而言誠正知也脩身行也此大學之道孔
曾之意也二子曰誠意章而去十目所視
一節何哉過子曰非曾子之意特門人混
之耳二子曰彼為善之小人而子加以彼
為微善之小人何基過子曰此正孔子所
謂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彼小人豈
無微善之可取使之供事趨役可也若授
以大任則非其所據而覆敗必矣二子曰
子之論至矣去取當矣聖人復起不易斯
言矣

過子曰中庸程子表之以教學者然大義弗
明作者之精或幾乎熄矣愚意於所得分
為一綱五目幸有道正焉

天命之謂性

云

云至萬物育焉

以上一綱五節子思子揭道之原以示

一於人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

云

至鮮能久矣

以上一目三節論人之失乎中庸而書所由以作也

子曰道之不明也

云

至察乎天地

以上二目十八節論慎獨之功

子曰道不遠人

云

至雖柔必強

以上三目五十節論体道致中和位育

自誠明

云

至其孰能知之

以上四目四十五節論體道之極功而

致中和位育之極致

詩曰衣錦尚綢

云

至無聲無臭至矣

以上五目六節論反約之功而致夫一者也

過子曰此書一綱首三節子思立的以示人也次二節所以教人求此的也四節恐人

不知道切諸已而誤的於外也五節言戒
謹之効功之至而得的於已者也以下皆
原於此大抵此書非他書比可以渾會不
可以章分也愚惧學者難明故特其大意
訂其紛錯使得有所據若其條理精密之
功則存乎其入也能於其明而充之斯善
學矣

右門人青田陸時次錄

文明浩齋過先生實錄

先生名源字道源號浩齋其先居浙東繼
徙撫臨父極字汝充號石泉以學行為世
所宗著有文集二十餘卷及孝弟錄神龍
贊等書景祐丙子三月九日夕夢天賜以
玉圖書文曰繼孟演源既醒言于妻妻夢
亦如之翌午生先生黃光映室二日左手
有文曰源用是命之曰源先生五歲不能

言行父抱之教古詩賦點頭若喻六歲七
夕月下忽能行誦父教古詩賦不遺一字
舉家驚異自是文藻泉湧日記萬言終身
不忘通天文地理凡文字艱深竒古他人
或不能句獨先生一目無弗刃解終身弗
再誦衆皆稱其隣於生知八歲誦人皆可
以為堯舜忽自省問其父曰聖賢之學何
學父曰心學也曰何古多而今少父曰非
有古今之異在人為之則至於是篤志聖
賢之學以斯文自任十四作希聖三論十
八從游日盛庠舍不能容教諸生先辨義
利別善惡闢異端窮理道去詞章超聖域
不求人知為大嘉祐間

上聞博學召為國子直講先生以著述為務
固辭不赴二十三作禮記刊駁二十九正
大學三十四作古樂元旨四十七作君誥

十篇五十作臣誥十篇五十四作皇雅百
篇六十作復古二十論六十四作性善補
偏五論六十九作易本旨七十作家範蓋
絕筆也藏書有四萬八千卷于初復堂卒
於崇寧丙戌九月九日午時其友黃清齋
銘其墓塋於南鄉石塘書院前田中土墳
隆起若麟號伏麟地開壙得紅圓石徑圍
三尺白方石方圍四尺紅石具天文日月

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之象白石具地理九
洲四海河圖洛書之象識者以為代有文
人之兆子孫世寶藏後經兵燹而諸書與
二石俱燼即今僅存語錄二帙又得之門
人永新龍圖白城章偉青田陸時龍門常
以德況江黃希魯城東饒君敷城南袁自
昭等日記所存然自非從孫紹古為之訪
集非謝君無逸為之編次則語錄又與諸

書俱滅矣先生之名安得六百年如一日也先生以文學首列撫誌存有傳其從孫勗字紹古號至孝學識驚人著有通神集三十卷宋朝藏于秘閣全列撫誌文學亦有傳沒葬崇仁高富嶂後吳城禮其墓而贊之辭載撫誌山川紀併附于先生實錄全識不忘云

附

石泉先生神龍贊

石泉先生諱極字汝克浩齋公父也

鱗群三百惟斯為神稟陽之粹絕陰之禁
匪飲匪食永沿永威潛見以時變化莫窺
輔天之仁沛民之膏噫宜聖人取之以易
乃知非凡物之可京

遺庵先生古烈章

遺庵公諱燁字以才浩齋先生從侄也

相彼古烈靡恃已潔弗戕弗塞惟飫其則

匪徒其則欲齊其哲 其一

嗟予于斯惟德之孤弗復其初良可辜匪
降其爾殊人自其遠諸 其二

至孝先生祖光賦

至孝公諱勗字紹古浩齋先生從孫遺庵公子也

宣和乙巳予適遼陽寓張子虛館越三日
有士子來訪驕倨豪逸盛稱先世之光予
默然弗荅士子請其故曰予內愧世之所
謂光也吾祖之光異於是士子請其言曰

予祖之光蔚為人章粹面盎背道德五常
撲之而益熾遏之而愈揚扣之而弗竭取
之而弗藏至方不能以矩至圓不能以規
是之謂身之光見則繪藻王猷潤澤斯世
顯則制禮作樂立綱陳紀精則開關啓鑰
出其富美彌綸造化進退今古輔熙明之
主使物各得其所是之謂國之光亘千古
而不磨歷百世而永彰貴喪其勢富喪其

資智喪其謀勇喪其力愚以有能學以有
成是之謂人之光夫是之謂吾祖之光聖
賢之光匪世之所謂光於是士子恍然自
釋喪其所有欣然若獲乎至環於是張子
虛具饌洗爵而進曰愚未之前聞也與士
子迭行子孫侍立秩秩温温彷彿浴沂之
遺蹤既醉而罷不覺靈燿之離中

三公俱著有文集行世皆以兵火失傳
幸神龍贊古烈章祖光賦存于浩齋公

門人所記語錄篇末因得附而刻之

浩齋先生行錄後跋

行錄二篇過浩齋先生之終而

門人記之溪堂序之從孫紹古

刊之也上篇編進浩之功六篇

編成浩之事其道充也才能其

宜正其旨淵深造自白弗繁曰

聞者而不僻辨而有要演先儒
之未言脩先儒之弗精誠來世
之軌範聖學之正傳在也噫學
者軌心先生之道當亦先生之
文也亦先生之文今是書矣以
哉思因讀之者感其說如

此以信知者正焉

曾淵子謹跋

浩齋公語錄後跋

此余祖浩齋公言之一嚮而門
人龍圖章偉陸時輩僅為伏生
口誦漫次而錄之者也謝無逸
弁其簡端以行逸之言曰公識
越古今學貫天人曾作易經本

自以正程子易傳之失惜乎其
延燎幾盡也後從公從侄孫紹
古處盡得其浩齋先生所著希
聖三論復古二十篇君誥十篇
性善補偏五論皇雅百篇古樂
元旨并家範也者而閱之不下

二萬餘卷嗟夫元末兵燹即無
逸之所閱者今已不復覩矣六
百年塵塵語錄二帙而後錄入
明來兩棄灰燼何物造化忌人
精英若此祖於學無所授窮理
為家以格物盡大學之義以明

道究中庸之旨即周程張邵無
得一當焉余嘗觀慶曆之朝貢
舉者已肇四書之端矣祖之經
笥書腹卒不樂其逢年應詔何
也假令詳定鍾律何如胡瑗數
萬甲兵何如小范太平根業何

如社稷臣吾鄉三陸二王得專
美于前也乎哉太史公自叙欲
藏其書於名山大川為千秋不
朽之業祖之轍輻于遇不猶之
乎歿光蚕室訖然業有名山在
聞其風想見其人尚不勝蕭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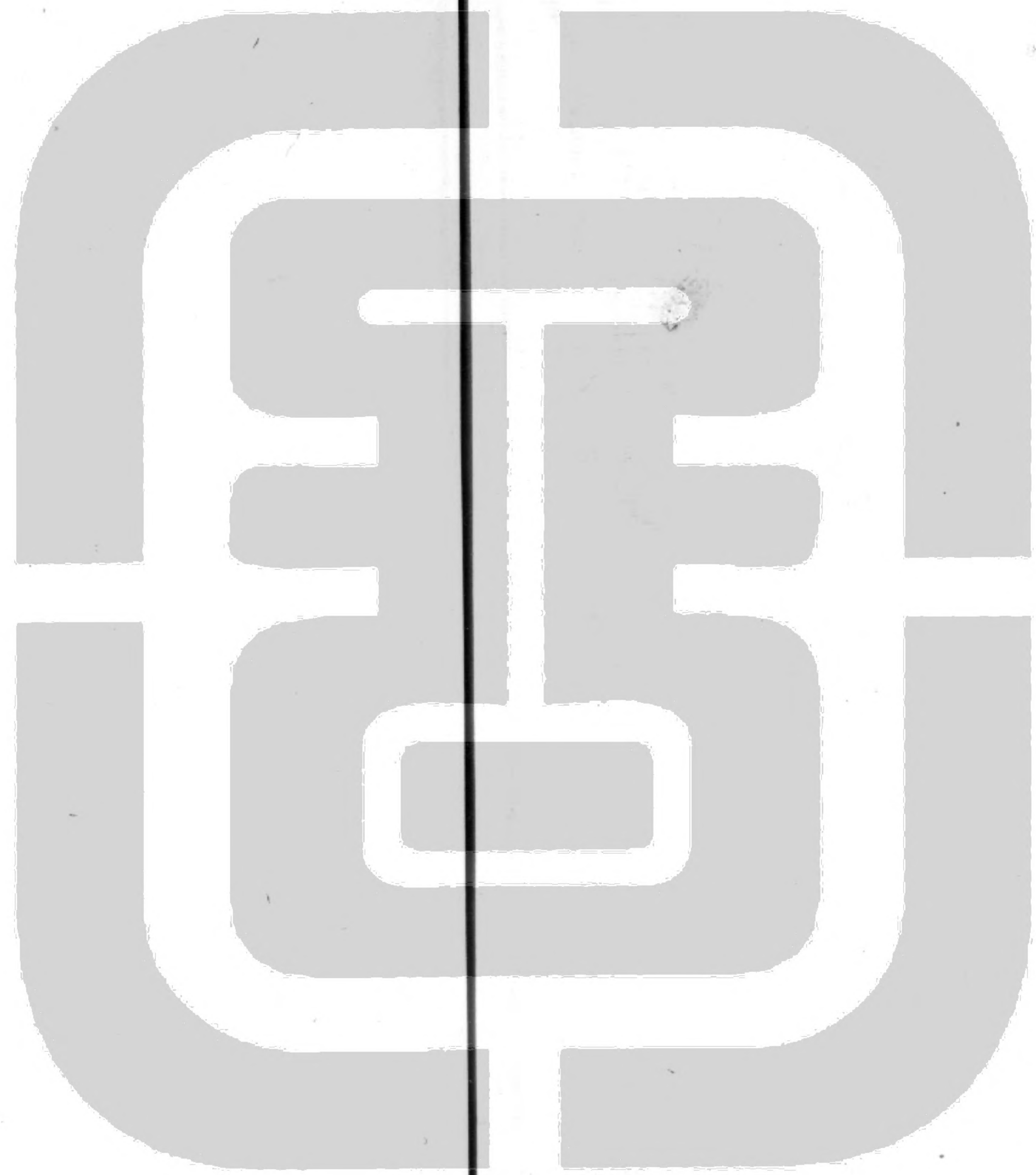
異代之悲真儒輩出之感矧水
木本原所自出則何能已于懷
也祖訓有曰顏之推貽謀不臧
無以範後吾不願子孫蓄是書
也今祖道德文章貽厥孫謀而
家藏一氏子孫幾不能蓄致與

土石俱閔其先靈實應且憎以
非余子孫余子孫豈敢有愛焉
不寧惟是浩齋公父石泉公從
侄遺庵從孫至孝俱以文集行
世而天奪之燼余子孫之絡續
昆裔隱悼播越則亦何能自已

於此也惟是石泉公神龍贊遺
菴古烈章至孝祖先賦為浩齋
公門人所記該錄卷末者收其
逋遷附而刻之嗟之精心名理
作範後昆奕世載德無忝前人
使夫追名姓之後者得無因該
錄而矜其少許妄比無逸之多
多許者乎非所敢必耳

十六世孫懋中謹識





書